

夏日,正是万木葱茏的时节,我们来到了井冈山。行走在竹林翠海中,“八角楼上的灯光”“朱德的扁担”“井冈翠竹”等童年听到的革命故事迎面而来,如今我们来到了历史现场,仿佛听到了革命的枪声和悠远的回响。

井冈山是一座革命的山。井冈山地处罗霄山脉中段,在历史上并不是一座名山,但因为与中国革命、三湾改编、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等紧密联系在一起,便与中国革命一起载入史册,成为一座少有的名山。泰山因孔子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而著名,可以说是圣人上山;梁山因众多江湖好汉聚义而扬名,可以说是好汉上山;那么井冈山则是“革命之山”,是中国革命的摇篮。井冈山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,“大革命”失败之后,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,面临着南昌起义、广州起义、秋收起义的失败,中国共产党处在生死关头,何去何从?正是在这样的危急时刻,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失败的队伍走上井冈山,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,开创了新的革命道路,从而扭转了革命形势,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光辉时刻,我们来到了井冈山,站在黄洋界、小井红军医院,站在北山革命烈士陵园、井冈山革命博物馆,回望我们党100年来所走过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,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,那些为革命奋斗牺牲的先烈,如果能看



李云霄

到今日之中国,会感到何等的欣慰啊!我又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,那么艰苦的道路我们都走过来了,还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呢?

井冈山是一座英雄的山。童年时我们都很崇拜英雄,我崇拜过武松、孙悟空,但到后来我才意识到真正的英雄不仅在于武力,更在于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大勇,在于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的大智,在于为了理想而牺牲的大仁。井冈山就是这样一座英雄的山,在革命斗争处于紧张激烈的情形下,毛泽东撰写了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?》《井冈山的斗争》《星星之火,可以

燎原》等经典文章。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毛泽东理论、政论文章创作的高峰期,他既有马克思主义的高度,胸怀天下,又结合井冈山斗争的具体情况,不迷信,不盲从,面对党内外的质疑和辩驳,写下了这些触及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文章,“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”。在文体上,这些文章清晰明快又生动活泼,既有马克思主义无可辩驳的逻辑性,也有贾谊、韩愈等人政论的气势,形成了毛泽东文章的独特文风,影响了一代代中国青年。在井冈山精神座谈会上,我们见到了曾志、毛秉华等井冈山

在“一山分四季,十里不同天”的云南,山如千层肚,一层山头一层人,只要有入烟的地方,就有一地异俗“赶山街”的民族节日。

农家二十四节令立秋这天,很多地方的农家人几乎都不出门下田干活,传说若遇上“秋老虎”就会“背秋时”。而云贵高原滇中楚雄,彝家人世代代把老虎视作吉祥物,崇拜老虎图腾文化,都会约定成俗,相聚到高山头上,用“赶秋街”的方式迎接五谷丰登的秋天。

又是一年立秋,应朋友邀约,我们驱车前往海拔2543米高的化佛山顶“赶秋街”。

山路弯弯,如一根拴着诱饵的渔线牵着车前行,忽而一阵阳光,忽而一阵啦啦啦啦的太阳雨。当我们乘坐的汽车几经峰回路转,变成慢腾腾的牛车爬上山顶时,蜿蜒崎岖的山路两边停满了成串灰头土脸的汽车。不远处,清脆悠扬的左脚歌舞声宛若长满翅膀的鸟儿,从树林里飞出来,从树梢上飞起来。

说不清是车多还是人多,不速之客的汽车无可奈何,一头扎进树林,把我们吐出来。眼前的街是一条穿梭在森林间的防火公路,几块零星的草坪上人头攒动,一幅抢眼的乡街画景渐渐向我展开。身临其境,令我没有想到的是,虽然已不是刻木记事、结绳数日、以十二属相为聚日,以路为街进行物与物交换的时代,但在这个城乡市场不断发展、商品交易活跃的今天,相聚在化佛山顶“赶秋街”的传统民俗却仍是如此热闹。犹如一场为“立秋”节令举行的盛大开幕式,正在粉墨登场。

我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,一边逛,一边觅食风景。一个卖罐货的彝族老阿妈吸引了我的眼球。她叼着一根长杆烟锅,“吧嗒吧嗒”吞吐雾般地吸着草烟,打量着来来去去的行人。我好奇地拿起一只竹篮问价:“多少钱一只?”老阿妈一眼就看出我是过客,取下烟锅,吐出一串烟雾,顺口答应我:“10元,诚心要还可以少一点。”

无尽的思念

□王开忠

又到了草木葱茏的季节,我却格外想念只在人间度过36个春秋的妈妈,她在60年前从我的天空如流星般急逝而去。

离开3个年幼孩子的妈妈长眠的这块土地,是她用汗水和心血浇灌而成的黄海西岸的家乡盐碱地。为了将草木不生的盐碱地改造成能长庄稼的黑色土地,妈妈在田头挖塘,将地前三四米深的黑土取出,覆盖在盐碱地面。挖黑土、运黑土是一项繁重的劳动,患病的爸爸干不了重活,妈妈成了家中的顶梁柱。我清楚地记得,其他人都是男人推着木轮车运土,而唯有妈妈吃力地推着装满黑土上的木轮车,沿着十多米长的斜坡向上攀爬。身单力薄的妈妈一步一停,步步发颤,爸爸不忍心,找来绳子拴在车头向前拉,但拉不了几车就病痛难忍,不得不停下休息一会。妈妈就一个人用背篓背运黑土。就这样,一天天、一月月、一年年,两个春夏秋冬、700多个日日夜夜,不仅将门前的两亩多盐碱地铺上了一尺多厚的黑土,还将村后的一亩多薄地改造成能长庄稼的良田。妈妈就像一台永不停歇的发动机,从早到晚,从春到冬,从没有闲着的时候——晨曦未露,我们还在梦中,她就下地干活了;夜幕降临,田野一片暮色,妈妈还在田间忙碌……夏天烈日当空,大地冒着热浪,妈妈背着篓筐去田野挖野菜;冬天北风呼啸,屋外寒气逼人,妈妈提着粪箕去路边捡肥料。

即便是钢铁铸成的发动机,超负荷地运转也会过早损坏,33岁的妈妈患上了重病,大夫说除非到南京大医院做手术,可以多活五六年。可妈妈不愿意为难亲友,不愿意让家庭、让子女负债受累,就这样放弃了手术,身体每况愈下,终于卧床不起。

甚至在她生病时,几乎每天晚饭后我们都能看到妈妈在煤油灯下做衣服,一针一线,那样地用情用心,屋里光线昏暗,手指经常被针刺破流血,而那些衣服,大多数都是给邻居做的。菩萨心肠的妈妈,任何时候都是先想到别人。那时我们苏北地区穷,而北边鲁南地区更穷,每到春天,常有一些那里的穷人向南讨饭经过我们村。一天早上,门口来了一位面黄肌瘦的山东大娘和一位六七岁的瘦小女孩,妈妈觉得她俩可怜,就将刚做好的稀饭盛给她们吃,看到孩子上

战士的后人,他们讲述了先辈和他们自己的故事,平实的叙述中隐藏着沧桑和血泪。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,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留下和没有留下名字的先烈,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,是中国人的脊梁。

井冈山是一座浪漫的山。在井冈山,毛泽东写下了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《减字木兰花·广昌路上》《蝶恋花·从汀州向长沙》《渔家傲·反第一次大“围剿”》《渔家傲·反第二次大“围剿”》等诗词,留下了“敌军围困万千重,我自岿然不动”“万木霜天红烂漫,天兵怒气冲霄汉”“国际悲歌歌一曲,狂飙为我从天落”“黄洋界上炮声隆”“风卷红旗过大关”等经典名句。我们很难想象在枪林弹雨之中,毛泽东是如何构思、创作出这些诗词的,我们也很难想象,“西江月”“蝶恋花”“减字木兰花”等充满唯美主义色彩的传统词牌,如何在毛泽东的笔下转化成豪气干云的风格,这是比苏轼、辛弃疾更加豪放的豪放派,是革命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。1965年,毛泽东重上井冈山,又写下了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《念奴娇·井冈山》,“久有凌云志,重上井冈山”“世上无难事,只要肯登攀”就是其中的名句。不只毛泽东,陈毅在井冈山斗争期间写下了《红四军军次葛坳突围赴东固口占》,其中有“此是东井冈,会师天下壮”之句。新中国成立后,朱德、董必武、何长工、萧克等领导人重上井冈山,也都留下了诗词文章,

郭沫若、李瑛等文坛名家也写下了他们的篇章,此后的名家留下的文章就更多了。井冈山不仅是一座革命的山、英雄的山,更是一座浪漫的山、文学的山,它镌刻在我们民族集体记忆的最深处。作为后来者的我们,最初就是从这些诗词文章中走进井冈山的,“风卷红旗过大关”,充满了动感与壮美,“黄洋界上炮声隆”,又是多么激烈紧张,如今站在黄洋界上,想象当年红军战士英勇搏杀的场面,又是多么激动人心,如果历史可以穿越,我们多想冲上去与他们并肩战斗,这就是文学的力量,井冈山不仅留在党史上,也深深地镌刻在了文学史上。

夜宿井冈山宾馆,窗外是潇潇细雨。我夜不能寐,走出房门,在竹林中漫步,雨水轻轻敲打着竹叶,发出清脆的声音,引人遐思。我想这样的雨,当年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和井冈山的红军战士可能都遇到过,可能是在夜袭时,可能是在冲锋时,也可能是在开会时,那么他们的感受是怎样的呢?他们中有人可能从未感受过细雨带来的清凉,而将感受清凉的机会留给了后人。井冈山的每一寸土地,都浸染着红军战士的鲜血,我们作为后来者,一定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,在新的征程上奋发图强,将一个更好的中国留给我们后人。潇潇雨声永不停歇,如同绵延无尽的思绪……



徐墨春

周六上午,太太说出去买菜。没一会儿就回家了。什么也没买,菜篮里多了一只鸟。

太太说,在小区停车场捡的,旁边一只黑猫虎视眈眈,鸟挣扎翻滚,眼看命丧猫嘴,于是出手相救。

鸟通体白,羽毛挂污,左眼蒙厚痂,应是瞎了,脖子拼命往后仰,脑壳与尾巴已连接,颈部腹部都敞开,身体倒伏,两只红爪蜷缩,没有声响,也不见动静,只有右眼睁着,间或一转,似声明还活着。

这是一只垂死之鸟。

太太说话时神色凝重,我知道她的心思。闺女停下功课,我放下手上书,打电话,查网络,四处询问,忙了起来。我们家紧急救援启动了。

打通野生动物救助站电话,工作人员说,嘴上部有隆起,那是鸽蛋,浑身羽毛雪白,在野生禽类罕见,应是一只普通的鸽子,不在他们的救助范围。

也不知鸽子算不算宠物,看看宠物医院管不管。小区底商里的宠物医院已开门,上门一问,管是管,但他们没有禽类的医生,爱莫能助。

尽管他们没有收留这只病鸽,但提示了方向。

终于查到西局那边有一家可看禽类的宠物医院,电话那头说,店主养鸽子、爱鸽子,你们放心来吧。仿佛黑暗隧道里见到光,病鸽有救了。

立马出发,病鸽放置原粽子包装铁盒里,上面蒙块旧布,我们仨驱车前往西局。

在宠物医院特制操作台上检查、清理,鸽子半个脑袋剃秃,露出直径两毫米左右的小洞,血肉模糊,很是可怜。医生说,这是一只幼鸽,除了脑袋有伤,身体比较虚弱外,没有其他毛病,应该可以救活。我问一只眼睛能飞吗,医生说没问题。宠物医生是名年轻女孩,处置鸽子时,时不时连线她的父亲,接受那位养鸽爱鸽人的指点。

拿药、交费时,我没问太太花多少钱,防止她抢白我一句——怎么,你舍不得。看墙上价目表,每一项医院动作都标准化为收费项目,最少的20元,多的几百元,合计起来一定是可观的。回到家,一直到晚上,鸽子的脖子依然后仰,一动不动,一声不吭,不吃不喝,气息奄奄。这病医生没看错吧,不像能好的样子,我心里直打鼓。

遵医嘱上药,红霉素抹上。还有水不能缺。我双手环握鸽身,太太一手掰开嘴喙,一手伸进注射器,缓慢推入,一滴,再一滴,水润到嗓子,鸽舌才些微有吞咽动作。

我们仨开会,讨论鸽子的过去和未来。

鸽子为何在停车场?被遗弃?不小心丢失?脑袋的洞是被人拿弹弓打的?被别的鸟啄的?还是得了一种疫病?没有答案。

我对太太说,它那惨状,也许救不活,要准备它的后事。可以在小区外公园挑个位置,是埋了呢,还是“天葬”,我没有想好。她没理我。

第二天,太太早早起来看鸽子,惊喜道,它站起来了,我赶紧过去,的确,鸽子不仅站了起来,而且脑袋不再往后仰,恢复了正常的站立形态。

病鸽有康复迹象,生命隧道的光逐渐变亮。我们心格外愉悦,这一天家里欢声笑语。

我跟太太、闺女说你们给鸽子取个名字吧。她们一商量,希望鸽子活下去,活得长久,就叫小久儿吧。

然而,这一天小久儿除了站立,还是一动不动,一声不吭,乍一看标本似的。如果从坏眼睛那一面侧看,有八大山人所画的“白眼”鸟神韵。

照例还用注射器喂水、喂食。网购的鸽粮还没到,从家里找出小米、绿豆、糙米,再加一丁点白菜叶碎。

还给它洗澡。据说鸽子爱洗澡,你给它端盆清水,它自己就会又啄又痒地洗起来。但小久儿照旧一动不动,任太太摆布。羽毛的黑污怎么也洗不掉,也许是自带的杂色。

第三天已是周一,我早早上班,没有留意小久儿。正工作时,太太发来微信,“小久儿今天自己从箱子里飞(跳)出来两次,而且一挨近它蹭蹭蹭跑得可快了”,我抽空致电了解详情,得知小久儿自己吃食了。病鸽康复明显加快,生命隧道快到出口了。

下班回家,太太说,鸽子是群居动物,一只鸽子恐怕养不长。待小久儿能飞的时候,把它送回鸽群吧。也许是公园,也许是广场,或者找一家养鸽户,救援要善始善终。我同意。

看来,救援行动即将迎来结局,生活小插曲也到了尾声。我希望故事有一个童话般的结尾——未来某一天,去公园(广场、鸽舍)看望小久儿时,它能够认出我们,迅速从鸽群中飞出,落在我们的臂膀上,用那只仅有且能用的独眼打量我们,“咕咕”地说话。



虎三

其实,我天天生活在城市里,竹篮与我只是一种邂逅的乡愁,我看中的是老阿妈吸烟的画景,我不停地对着她“咔嚓咔嚓”拍照,有意无意地跟她讲价,说着些有用无用的话。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我想跟她买一两样篾货带走,又觉得用不上,不买,又觉得愧对她。最后,我掏出10元钱给她,她挥舞着烟锅谢绝:“要不得!要不得!不义之财发不得!”

我仿佛做了一次贼,仓皇离开,眼前还有不少卖农具的摊子,有蛇皮口袋缝制而成的皮条、背袋、羊皮褂,有农家常用的锄头把、镰刀把,有卖苍蝇药、老鼠药的……一切都与农家秋收的生产生活有关。

漫步前行,山街子上摆满了很多刚采来的青头菌、母猪青、猴子菌、喇叭菌、奶汁菌等一堆堆泥土脑湿漉漉的野生菌,还有黄芩、黄连、龙胆草等地道道的中药材以及核桃、板栗等干果。

货摊一个接一个,有卖农家日杂用品的,有卖彝族刺绣民族服装的,有卖孩子玩物的,有卖农家“七月半”祭祀祖宗用品的……

山街上要数吃货最多,有现蒸现烤的小粑粑、烧烤串、

风雨百年过,庭花岁岁开。

花开春来到,但比起往年,这个春天的雨水显得过于频繁,淅淅沥沥,隔几天就来一场。当春天的雨水打湿清晨的路面,一朵花的绽放,或者一声鸟的鸣唱都会引起百岁的奶奶对往事的回忆。

在奶奶有限的话语中,巩庄,是她常常回忆与念叨的对象。巩庄如同那一盏明亮的灯火,映照着她百年情感的长空。那里承载了她太多的记忆,那里是她生命的起点,她在那里出生,在那里成长,在那里度过了童年难忘的时光。

那么多年过去了,她依然能够记着巩庄的水灾、旱灾、蝗灾,尽管灾难每次降临的方式不同,但带来的结果都是惊人的相似:饥饿、贫穷、寒冷。或许,依靠贫瘠的土地实在是无法养家糊口了,她的父亲毅然离开巩庄,去南京郊外的一家砖瓦厂做了苦力。

后来,奶奶的母亲带着她和弟弟离开巩庄,去投奔她在南京做苦力的父亲,一家人开始了异乡的相依为命,虽然穷困,但至少省去了乱世的牵挂。应该说,这是一段极为短暂的时光,一家人其乐融融,暂时远离了饥饿、寒冷。

不久,冬天到来了,那年异常寒冷,已经没有什么活可做,砖瓦厂进入了一年中的休整期。而此时,奶奶的父亲却染上了重病,无钱医治,最后在异乡的草棚下悄然逝去。

于是,奶奶她们又回到了巩庄,带着失去亲人的伤痛和悲哀。直到出嫁,奶奶再也没有离开过巩庄。

我相信那些奔波与分离都来自生活的苦难,尤其是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,如果不是为了谋生,谁愿意抛下亲人奔赴异乡?谁又愿意经历一次次次的伤感与别离?

奶奶的童年渐渐远去,穷困仍如厚重的阴云笼罩在她们头顶。直到新中国成立,灿烂的阳光才照亮了她们天空,与巩庄的大多数人一样,奶奶她们一家也开启了温暖的新生活。

这些年来,奶奶在巩庄的亲人们已相继谢世或者因故搬走,她熟悉的庭院也更换了主人,似乎标志着那里已经与她没有了直接关系,这或许是令人伤心或者伤感的。因此,奶奶再也没去过巩庄。

在百年的时光中,对于巩庄,奶奶似乎只是一个普通的过客,而对于奶奶,巩庄则是她融于血脉的爱与留恋,那是她生命的起点,也是她的根。有根就会有无限的思念,有无限的思念就会有漫长的回忆。



胡松夏

从一朵花的绽放可以看到万紫千红的海洋,从一缕光的温暖可以感受到高悬苍穹的太阳。建党百年,我的奶奶也收获了她的100岁生日。这注定是一个美好的相逢:她可以坐在树荫下慢慢梳理昔日的时光,完成回忆巩庄的件往事,而后,用平和的口吻告诉我们: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。